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二十九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奏疏

官兵奮勇堵虜就陣斬獲首功疏

題臣照得套虜自二十九年乞款昨歲已

定該互市業俱報竣三十年貢馬又復

進完諸酋俱候

皇賞到日赴領安静無譁不意部落炒忽兒

明愛等七台吉素稱狡黠因見東虜五
路生事輒思效尤突具夷稟藉口卜失
兎每年新添銀貨八百兩每月馬一十
匹亦要比例加增及新生男女額外添
賞又要長支前講款日所與賞物如不
照與就要作歹生事臣會同總兵官督
同道將等官多方講折卜失兎是一套
之長前撫臣先後講款許添銀貨此係

題
准應給之數衆台吉何得比例諸酋講款時
所賞係暫給一次豈得長支漸生男女
未經題
准誰敢擅增且套虜衆多若一人添起人人
要添一處添起處處要添不惟錢糧無
處一狥其求即示之弱反開要挾之端
深貽後患如

國體何近該兵部題
准以後將官如能力持款額不爲曲狥即該
管地方小小失事俱從輕處儻避罪媚
虜掩飾彌縫私自增添墮彼狡計即地
方幸無失事必罪不宥遵依外隨申飭
各官恪遵部議無得媚虜擅加各酋要
挾不遂思踵五路狂謀結衆大舉即酋
首卜失兎黃酋婦等阻觧不從從東闗

入欲搶孤山高家堡一帶縱橫南下大
逞猖狂幸我預先斂備各兵設伏按防
副將杜松衝鋒血戰路將東西夾擊大
遭挫衂不得深入旋卽退遯就陣斬獲
首級一十二顆奪馬三十八匹盔甲八
副死於砲下者不計其數酋虜常卽出
邊倉皇遯散是役也過不我先應不彼
後斬其部恪傷其愛子狼狽魚驚畏我

追擒不敢近塞亦足以奪犬羊之魄而
仰
中國之威矣所據斬獲首功雖止一十二
級然正值秋高馬壯之時虜以萬衆入
犯我能對陣戰堵出境士馬略無失損
內地賴以保全不但七酋被創者折氣
驚魂卽各部觀望者亦怵心斂息其功
寧在多獲首級下哉此皆仰仗

皇上神武布昭
廟謨素定督臣平時宣揚威惠大酋輸心而
不敢叨逆臨期申嚴經略小醜被創而
不得逞狂益壯邀籌更堅款局臣碌碌
從事即獲微功何敢僭敘第初款之虜
要挾嘗我款事堅渝所係久弛之兵一
旦對壘神氣振敗攸關所有効力將士
臣復不敢不以實陳在總兵官李如樟

分布備極周詳督率不遺心力甫東馳而聲先走虜握中權而善後消氛以大將居亞徐俟殊績外加協守東路副總兵杜松驍雄鼓士忠勇當鋒運正奇矢石風生殲桀驁氈裘膽落在昔屢推大將新任輒効奇功相應首敘紀錄大用以風諸將者也神木營叅將姜直聞烽夜邁賈勇星趨截虜陣以聯營阻萬騎

之南下黃甫營參將王武卿策應迅不
踰時衝擊勇能助戰各有斬級俱應量
賚協守營內丁千總王澤中軍張斌梁
仲善王安仁等或設防而按堵或協力
以摧堅均有斬馘之功宜錄血戰之苦
在王澤張斌部下獲功五顆以上併應
敘賚其梁仲善等俱容臣等分別量賞
帶管神木道參議劉餘澤飭備時能戒

嚴籌箸動多中察奬士却敵振旅收功
相應併賚高家營叅將吳世登鎮城入
衛遊擊于翔儀正兵營千把總李尚仁
等各以分援馳至亦能張助軍聲俱應
免議孤山堡操守李隆保境乃其專責
哨備未見周防賊犯信地致有被掠雖
衆寡不敵而職守難辭相應革任量示
懲警鎮羌堡操守吳光先府谷縣知縣

王廷對地方各有零掠責亦難逭在吳
光先聞警馳赴應敵部下斬有首功所
掠止二人一馬似應功過相準在王廷
對被掠人畜爲數不多且本官涖任未
幾虜犯之處去縣七十里而遠一時收
斂難周且奪獲達馬民畜數多揆情尚
在可原亦應免究通合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覆議轉行巡按御史照例覈
勘將各官弁獲功傷亡軍丁陞賞優恤
事宜及有無隱匿失事別項重情議擬
上
請定奪至於動過夷畜變價及懸賞銀一併
查准開銷臣等再惟款戰視虜之順逆
事若兩持機惟一握犬羊叵測順則與
款逆則與戰屢奉

明旨業有定謨套虜枝繁競相雄長酋首力
不能制易於起伏且賞物無多每思過
求臣等堅守經制權示羈縻節次條陳
亦已明析故自講款以來大酋馴帖邊
境稍寧得脩戰備者款力也臣等不敢
以一二小醜之偶訌而泯諸將吏折馭
定款之勞然犯則必剿剿則知畏款為
益堅者戰力也臣等亦不敢以年來尋

盟之丰謚而諱言諸將士血戰維款之
功一面申飭分別順逆順者撫夷官照
舊互市毋生夷心以終款事逆者營路
官奮力剿殺毋長夷欲以釀他虜戰款
相維要以保安邊境
朝廷自有賞格兵部新有
題議各令遵守一時頗為振奮今七酋雖
偶犯邊原謀止於挾賞一經遭剿披靡

遠遁日夜驚惶而部夷投降者蹤復相
錯於道路據其供報密傳皆稱七台吉
失利喫虧部落死傷甚多虜中自相嗟
怨及卜莊切盡諸酋長與黃婦子姪本
拜母子各差夷使好人先後具稟叩關
一辯白各家恭順一指摘七酋作歹被
創事情稱言小部無能壞其大事頃聞
皇賞已到恭順者急欲進馬互市背逆者懼

我搗殺亦復悔禍轉懇臣等察其情形
毋貳示以利害遣歸據報七酋夷名恐
中有未確詳查的實停革而賞果其悔
悟乞哀當宣諭
朝廷恩威重加罰服然後准與給已順年
分賞而以示
天朝無外之恩不遽塞其向化之路如復執
迷聽臣等相機搗剿務保萬全以安疆

聽候講罰完日另行具

奏外謹題請

旨

秋防酌處將官疏

題臣惟安邊之策脩戰與款用人之要衡

地與時延綏地介衝邊居環套虜虜情

叵測戰款相機而互用故一切脩守防

禦責在路將一切講折撫處責在撫夷

參將與鎮城守備得人葢並急焉該臣
會同督臣議照本鎮三路無地不衝而
西路之安邊平沙漫陲虜易出没之區
其衝尤甚套虜尋盟小枝就款上莊明
諸黠酋尚未赴市意在乘秋要挾情形
已見在我弛張時出守經制而示羈縻
撫夷參將與守備實司其事非饒智略
而洞析機宜者莫可任也近據安邊管

參將事遊擊余德榮患病辭任臣等批
行靖邊兵備道副使劉任查勘呈稱親
驗本官風痺麻木偃臥不支痊可無日
委難任職夫以安邊極衝之地當防秋
緊急之時而以臥病之將當之能無僨
事乎若余德榮者亟宜准令回衛調理
者也然所遺員缺若推自別鎮候代稍
延秋防誰其任之似應就近推用臣等

査得本鎮栢林堡守備劉國鎮膽氣驍雄智謀駿發保障才優于扼險詰戎力務于捜艱且兩任已及五年爲効不啻數次如令本官以遊擊將軍管安邊參將事必能捍衛衝區振擧邊務臣等爲衝地擇將者此也虜且聚族臨邊要求自其故態一切講折全在此時專屬更始與昔日守備徒名撫夷者大不相同

見任守備張孔訓操持謹慤技藝優長以之守綏可當一臂之用以之折虜未裕八面之才似應更任他地以示器使仍查其年勞薦數循資擢用所有撫夷員缺查得新陞大栢油堡守備李榮有謀有勇不激不阿策虜燎若洞垣應變恢乎游刃以之任撫夷之事必能有濟似應與張孔訓互相更調各盡其才臣

等衡時而爲撫夷擇人者此也夫安邊
爲本鎮衝苦之區人多怯往撫夷係目
前拮据之役衆亦憚勞第臣等爲邊疆
亟計不得不爲審處相應併議題
請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
安邊遊擊佘德榮准令回衛調理員缺
即以栢林堡守備劉國鎮陞補其鎮城

撫夷守備張孔訓與大栢油堡守備李
榮互相更調各令刻期到任遺下栢林
堡守備員缺另行推補庶任事得人而
邊計有頼矣謹題請
旨
議留衝邊兵備官員疏
題臣先准吏部咨保留各官以後斟酌如
果邊防重務事干喫緊不可一日缺人

仍舊就近保問本部當即題覆以濟時
艱如將有可待事非緊急無由狥保畢
等因備咨在卷臣頃見邸報吏部推楡
林兵備右參議劉餘澤陞陝西隴右道
副使奉
旨俞允臣惟銓部循資敘遷臬臣隨地效力
何敢輕有
瀆陳顧事關邊防勢屬喫緊有宜酌處於其

聞者臣復不敢不據實以陳延鎮設在
窮邊地逼套虜九邊之中最稱衝要東
中西三路延袤千二百里分設榆神靖
三道彈壓而榆林道獨居其中駐劄鎮
城兵食戰守百事資其籌畫至於紅山
大市口闔套諸酋群赴互市一應監理
撫防皆其專責視他路尤難近當套虜
尋盟之初萬部紛突之會聚集門庭狠

心叵測時刻隄備秋防正殷相機制馭
惟該道是賴時勢孔亟萬倍尋常較之
隴右腹裏大有不同矣本官才品卓犖
殫心邊務不獨威惠素孚于軍民一聞
陞轉惶惶若失合詞挽留卽馭虜動協
機宜方且馴帖一旦別移觀聽倏改縱
代任者多屬賢能或邊事未必熟嫺恐
一時有難展布故量材則本官之勛勤

着續宜畱衛地則衛邊之不同腹裏宜
畱度時則秋防之旦夕戒嚴宜畱誠該
部所稱邊防重務事干喫緊不可一日
缺人不得不爲
請畱者也臣謹會同督臣按臣看得榆林兵
備道右叅議劉餘澤經文緯武之才迎
刃轉丸之器運張弛而旃裘頫首讋威
惠而將校傾心觀其涖屆已稱熟路輕

畢竟其勲勞堪擁高牙大纛且本官先

以關內會題

准移衝鎮今以隴右復留久任故區區無非念

邊疆重寄期得人以收敉寧之效非敢

有他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即

爲覆

請行令劉餘澤照新陞職銜仍管榆林兵備

道事遺下隴右道員缺另行推補庶衙
塞得人而邊計有賴矣謹題請
旨

遵例自陳疏

奏臣照得萬曆三十三年當京官六載考
察之期該吏部題奉
明旨兩京官員四品以上俱各自陳職係在
京四品官例應陳狀切念官常難掩公

許眞知尤嚴幽獨臣之不職自知甚審
敢不據實以陳臣學術疎淺材識凡庸
服官中外三十有八年虛糜無補譽戾
多端伏野甘老于一丘起家洊登于三
仕近蒙
拔擢撫鎮邊陲以極愚極陋之才肩至艱至
鉅之寄拮据徒勞尺寸莫樹旃裘未革
其野心士馬未鼓其敵愾倉庾之積貯

未充郡邑之瘡痍未起諸所瘵缺均爲溺職且職柳蒲弱質不耐風霜犬馬孱軀時嬰疢疾精魄銷亡而難振志願鞭策而不前量力亦當退休課職豈容尸素時當內計丕飭官聯不職如臣首宜擯黜伏望

聖明將臣亟

賜罷斥庶免僨蹶于疆場用以風儆乎有位

臣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具
奏
聞
比例改給　誥命疏
奏臣以一介草茅備員京秩恭遇
冊立
覃恩凡兩京大小官員未及考滿者俱給與

應得

誥勅隨該吏部題

准臣以南京太常寺少卿贈臣父母妻室臣

復蒙

聖恩陞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歷正四品俸

三年通考具

奏給由該吏部覆奉

聖旨着就彼復職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望

闕叩頭謝
恩乞伏念臣謬役疆埸受
恩高厚未效涓埃何敢復有希兾但臣查得
近年大理寺左少卿趙煥先以順天府
府丞
覃恩應得
誥命未經
領給隨陞大理寺少卿比照太僕寺少卿章

煥未領

誥命陞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題

准改給事例陳乞奉

旨俞允今臣以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俱係正

四品而

誥命尚未給領正與趙煥等事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覆

請將臣南京太常寺少卿應得

誥命照新銜改給則

恩光溢被幽明而臣愚犬馬銜鏤即捐糜不

足爲報也臣下情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醜虜被創悔罪受罰請給已順年分賞

而疏

題臣據兵備副使劉餘澤呈據夷使切盡
恰等禀稱七台吉孤山作歹犯邊當被
劍堵不曾搶得甚麼反被兵馬殺了首
級奪了達馬又搶砲打死許多達子至
今各家老小自相埋怨恐怕搗巢般移
帳房遠避日夜驚慌不安部落又多投
降羞愧無計央我們乞哀情願認罪贖
刀盟誓寫立合同每酋九九罰治送出

馬牛羊五百六十七匹隻原掠漢人共六八名口送回六名口收過降夷丁大等二百一十五名口騎來馬牛駝共二百八十一匹隻照例安插等因到臣會同督臣議照馭夷之策不出戰撫兩端邇
剿順撫已經奉有
廟謨臣等祇遵從事自套虜復款以來除二十八年以前並過者不准補給外二十

九年應得
貢市業已報竣三十年市賞方在給領乃
緣本鎮賞物原薄套酋甲乙不肯相下
夷欲無厭牽强求加時時有之近者炒
忽兒等忽肆要求不惟效尤東虜實恐
全套合謀覬望是以臣等堅守經制無
敢擅加仍督將士厲兵待戰盖恪守
朝廷柔遠之規以抑犬羊桀驁之欲計安

疆圉而已仰仗

天威七酋訌犯當被戰創遂停市賞不與給一領多收降夷聲罪擣勦虜氣已奪講乞哀求則戰以維款之明驗也所據七酋犯邊本當永示裁抑但查先奉

明旨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則三十年乃其恭順已過年分

皇賞題 請已到應與諸酋一體給領止因

三十二年作歹故臣等　題將已前應
得年分停住以便折處今七酋悔罪卽
關鑽刀盟誓又復送還原掠人畜諸所
要挾竟未遂心九九罰治已爲盡法
國體常尊夷情屈服比之怙終者尤爲有
間所有已順年分賞亦應與全套諸虜
一視給與用昭威信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合無將炒忽兒等七酋

已恭順過萬曆三十年而賞照例挨年
給領其作歹在三十二年查先年經罰
事規多准開復臣等竊惟制馭犬羊須
加操縱仍諭待題　請三十二年全套
而賞之目如果七酋連年馴服准與各
酋一體給領如有作歹情由即行搗剿
不得槩給在我常握恩威令知懷畏仍
一面曉諭卜失兔係一套之長須加意

鈐束諸部無生他心違者併各責處其各虜互市馬匹原　題二千匹上下已有定額但諸酋歷年各自參差非甲多乙少即此減彼增我惟取足原額未與查覈彼每借口紛沓亦屬未便以後互市日　臣等督行道將撫夷等官將各枝市馬照依舊規斟酌裒益以示調停總之不出原額庶群情調適經制無踰而

區區醜類且杜紛爭之端矣臣等制虜
安邊恪遵
廟算可款則款無啓釁而先漢過當戰則戰
無怯事而損
國威即日後犬羊之順逆不能逆睹兵甲
之利鈍難以預圖要之權而利爲羈縻
厲敵愾爲長策期安邊境則不敢忘所
有事也謹題請

旨

官軍出塞擒虜罰服申定約束疏

題臣據甘肅邊道右叅政王愛惟寧塞叅將

趙國威塘報西路酋首火落赤差夷使

討領轉賞格外挾索遵奉明文不敢增

加各夷嗔忿於五更時約有七八十騎

入邊三里許搶去路行販鹽人畜等情

到臣看得賊夷竊搶意在要挾路堡習

爲故智不一懲創何以示儆且諸虜觀
望漸不可長一面牌行查勘及詰責火
酋斷其轉賞復會行總兵官杜松隨宜
創處今據呈報杜總兵差內丁千總王
蘭住領健丁并傳定邊王副總兵安邊
劉遊擊各挑選軍丁會期出邊紏縛火
落赤部落夷人共一百一十二名口內
恰七名駝馬牛共六百一匹隻收堡羈

候隨據黃婦等各差夷使齎禀代懇認
罪罰服盡數送還原擄人畜仍照依邊
約將火落赤罰治九九解送驗收又禀
稱今後再不敢生事懇討原擒火酋部
落人畜等因通詳到臣除將罰治夷畜
批行變價收聽撫賞支銷原擒人畜准
令釋還及行鎮守衙門備開有功官丁
聽候賞勸外該臣會同督臣議照套虜

自三十一年復款以來酋首卜失兎莊禿賴等遵守盟誓領賞互市惟謹款事已經報成邊境亦稱安謐矣惟是部酋各家賞額原薄每每生心要挾扒墻竊掠啊喝營路將官以故屢經款議能持賞格即有零掠不咎將官以中夷討在東昨歳炒忽兒等七酋孤山生事杜松奮勇一戰剏而失利悔罪罰服至今帖

然無譁而東路寧矣在西黃婦等酋俱稱恭順惟火落赤素恃狡驁每欲額外加增路將堅持不與遂敢乘夜入撲雖係竊犯而玩肆無厭非一懲創後將何極但火酋受款於寧夏住牧於延鎮其竊犯也止欲持挾將官原非結聚明搶且未虜劉我一人殘毀我一物殺之或藉口牽纏故以不殺爲威一經擒執遂

合詞請罪盡送還我人畜受罰九九而事已寧杜矣此一舉也彼以胥入我以胥出擒夷百十餘名若即時斬級可當一捷而互用恩威不專尚功級始擒而使之畏繼釋而使之懷不但西酋褫魄即中路諸夷寒心齧指各不敢生事亦足以懾服群醜而伸　天朝之威矣除寧塞參將趙國威轉堡堅守賞額地方

別無失事照例免議外所據新任總兵官杜松孤山巳創東虜寧塞復讐西夷勇略冠軍聿新瞻聽副總兵王國棟遊擊劉國鎮合力出邊同心執醜即各夷束手就縛比之揮刀斬級尤有難者但查往例此酋既非結聚犯邊地方並無失事不在秋防報　聞之例又生擒不事斬級亦非非年終類報之條若不申明

約束鼓勸將卒恐將來無以制夜虜而
責後功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將擒獲多夷謀勇鎮將各加
紀錄有功軍丁客臣等量加賞勸仍爲
定例以後但有賊夷挾賞作歹竊擄人
畜許將卒擒捉賊虜人畜羈令送還原
掠仍罰九九方行釋放紀錄賞勸一如
今例如有因循偷惰處置失宜致有蹤

虜者重加參治申定約束行臣等遵奉
施行庶於款戰之外另為一局以待變
詐無恒之醜虜即於首功之外另為一
格以待奮勇有功之將士而後激勸之
道備安攘之計周矣謹題請
旨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書牘

王荊石相公

東土幸得雨麥秋有望民情漸安盜亦衰止近蒙內宮發賑恩施稠渥萬姓歡頌更生若實濟窮萌責在疆吏不敢不督有司奉揚如法也方今寓內多故中州食以父子江南亂

自世家種種可駭然得人綏集尚可挽回惟是政本握于中朝而統均屬之冢宰必冢宰安位行志爲　天子親重之臣方能提衡吏治而鎮服人心故不肖於今日冢宰之乞歸不能不悚然爲世道慮而深有望於相公之斡旋也蓋自孫太宰抗疏求去中外韙之爲有大臣風節繼其後者一不當上意則守不可則止之義以無愧前躅故去志益堅不得

請不止與情高其請而惜其去則不能無望于　主上之不信仁賢又欲其留而不能得之　主上則因而不能無望于相國之未爲調劑夫相國之心天日所鑒亦國人所共知也無論兩賢同心許國即始之用自未座者誰之力乎始拔用之而終聽其去不俟智者知其無是也然　主上因事而疑冢臣之有黨則留之未必懇留之即懇冢臣且決于去

剝未必懇乎若是則冢臣將終于去矣冢臣終于去則中外之疑益甚而議論益多以賢冢臣而相繼以去則天下之人心驚疑益甚而世道吏治日益不振此所關非細故也自相公之爰立也中外以建儲一事託重于相公故議論紛紜而過于激自出講以來人心翕然歸美相國之回天而服　主上之信相國今冢臣之去留中外亦將託重于相公謂

相公必不令家臣之去耶　王上不懇留家臣而得相公之力持則家臣必不能遂其去何者出講至難事也臣子不能得之君父者相公業終得之　王上矣豈其留一家臣而王上不爲動心聽從者也故家臣而留留而安位行志則中外又翕然歸美相國之回天而益服　王上之信相國相業光而　王德茂詎非世道之大幸哉如萬一而聽其去則

必有以小人之心窺閣部如往事者不肖者見影而吠聲賢者激衷而竊嘆即相公揭曰之心無足爲介而悠謬盈庭亦非盛世所宜有矣且相公勞於擇人而得一賢冢宰席未溫而求去一年之間兩賢引高後者難乎其繼不益重相公之苦心乎夫今時艱日亟所倚藉者相國與冢臣精神流貫秉事專而且久政務所當爲者次第脩舉人材所當進者

次第錄用庶可撥亂爲治而登之上理倘銓
軸無重臣進退無定盡百職觀望而解體盡
臣感概以灰心以是而欲世之治安竊見其
難矣夫爲國舉賢自相公本懷不肖何庸置
喙第謬承知眷不勝一念耿耿之私又自惟
身病親老旦夕讓賢恐無以報萬一輒爲冒
昧如此伏惟相公察其無它而財採焉幸甚

又

比承報札媿戢良深中原民困盗起不肖能撲一足日夕氷兢即救濟無奇而心力不敢不竭也賑不如糶或有槪于不善賑而發糶謂未然即觀今日嗷嗷思亂之民果皆有賦而未糶者乎抑家無粒米而求水火生活者也此而不賑不死餓則死盗耳故糶賦多及于有賦者次貧則須粟矣無火可炊者即粟不得食非煑粥莫救也惟是法行以人得其

人則行之善而惠多流不得其人則行之末
善而惠莫徧然徧討之則濟者多也至于盜
賊搶劫勢所必有惟預防其大勢不致嘯聚
人心不至搖動即有搶刧可緝可散毋用張
皇防之綿密持以鎮定彼覬覦者無自煽搖
又當自帖耳山東地方民艱則兗之滕縣一
帶萊之昌邑一帶爲甚盜情則濟汶沿河與
青萊之悍民爲多然一捕即散未有敢嘯聚

者今於滕縣諸處專道破格賑煑而沿河以兩將官畫地巡防青州悍民有刼奪者梃斃首惡梟示近來似覺少安而天亦雨復荷欽發帑金接濟或可無跳梁如中州也惟是元氣已虛病或發于呼吸意外難保必無則不肖寢不安枕即食已減而瘵甚矣伏覩詔旨洞中物情兼收羣策不肖敢不祇承中多有已行者則更爲申飭而察吏警惰乃其要機

顧山左苦多齋吏一時盡易即委署無人且
摘參其應亟處者餘俟另議謹具疏揭呈覽
惟垂誨焉

又

伏惟　皇儲未出閣之時正台下載還朝之
日中外瞻仰于一舉宗祏託重于元臣廼藉
忠誨之陳允行講讀之典納約備極其苦心
調護卒酬乎始願勛在社稷望慰人臣顧以

將母之至情遽申還家之懇請疏八上而眷
晉辭萬苦而予告恩禮備君臣始終之義出
處得仕止久遠之宜移孝移忠展也大人之
風節主恩主敬允爲名世之模規綠野堂開
綵衣晝永不獨賢于二疏進將高之四皓盖
有懷斯遂而視履其旋者矣所耿耿者當寓
内多事之秋值元老去國之際在江湖猶當
不忘夫魏闕即後樂安能盡釋于先憂不肖

猥以通家之末誼謬辱國士之深知雖兢兢
封疆不敢自後于庸衆而碌碌循拊無能少
效于涓埃徒爾銘私何以報德茲者彩鷁遙
臨未遑趨蹌于負弩清標素肅莫敢申獻于
食芹益抱悚皇曷勝延結敬肅一介代佈下
衷伏冀珍攝天龢奉壽母而燕喜振揚風教
矚令子以象賢更茂恬澹之真脩永綏遐長
之福祉不佞臨楮可任詹跂之至

又

相公在朝不肖銜明德而不敢具戔戔冒掃門之禁今者過治境不肖不能伏謁道左而又不敢以戔戔瀆則始終懼愿相公之淸嚴而衷殊耿耿也所有毛布素絲上之年伯母太夫人以不肖通家子幸鑒其縷縷而頓之爾然輶褻甚媿茲甚也念惟不肖用世亡當身病而親且老計旦夕引去謁相公于綠野

叩恬澹之真傳而酹和石丈于宿草以畢平生之私於願足矣惟相公認之

又

長公高第世人豔其盛文人伏其高識者則以吾相公之子復得如相公天下蒼生之倚宗社之福也比見五策鑿鑿達國體中時務惟相公後樂不忘先憂長公先資不忘平生家庭師學今日更加之意即相公報國欲竟

之悉無亟于是矣不肖用世無當歸伏一壑自喻適志載出將復何爲惟是耿耿猶存斤斤自守用則竭其犬馬含卽抑我漁樵或冀不負夙昔之知爾惟韶而策之和石丈松楸木拱無因展拜念之黯然不肖復有所請相公誕育一爲上真一爲公望此自關閒氣今古所罕睹者相公卽目起居萬福何者繫心獨憂國一念當未能已餘皆真脩之日知必

究竟真我洞抉上玄亦自信不作人間悠悠
否萬乞崖示毋謂後生俗子不足道也馮楮
瞻望之至

又

太元八十一候弘收萬寶之秋廣成千二百
年茂對三朋之景光崇北斗瑞映南弧恭惟
閣下嶽𥛁至人天開上宰道風秀世淵渟孔
思周情霖雨清時波接禹勲尹德勁節凌霄

直上稜稜軼夫子於關西嘉謨捧日高標奕
奕陋夷吾於江左自宅百揆而熙帝載寔握
大斗以運天樞引社稷安危置諸懷倣天地
慘舒權其用懸鑑衡以作法凡文事武事悉
奏蕩平本砥柱以移風若正人邪人咸歸袚
飾玉旒簡在同德同心金掌爕和有嚴有翼
賛東朝之大典肯客承七札之咨諏而片言
即爲羽翼調北極之元功乃曲引一人於啓

沃而萬類亦爲陶甄詎惟猷升赤縣合垣軸
正工黼黻於山龍抑且慶衍青箱門甲臚傳
渙絲綸於池鳳六符階泰九有巖瞻方憶日
參楓陛首鉉代工何期雲望萱幃初衣愜志
扶聖帝明王於一手續偉無前會忠臣孝子
爲一身名高不朽垂綸震澤婆娑魚鳥水雲
策杖洞庭伴侶鶴鸞烟雨信是生天成佛應
知陸地行僊第時事多艱稔杜祈公未能忘

國而天心久屬望謝太傅壽欲起家茲者金
飈應律珠露飛空見五雲凝袞繡之鄉乃萬
口祝岡陵之會碧山學士銀魚並芝草同焚
綠野上公玉佩與松蘿共適璧接武鴒原久
荷埏鎔於大造提兵雁塞近叨噓送於重霄
敬頌長生喜臨上壽抒五中於尺素秪馳祝
多語於華封爲萬里之一芹尚擬歌抑詩于
衞武伏願丹鼎還丹長於天久於地日月無

渥相門出相繼之子綿之孫雲仍未艾

王對南相公

以不敏之駘鶩附驥而馳詎不厚幸自惟守

官鹿鹿何當特達之知過情奬借若謂樸心

尚堪報國者省循無有然不敢不黽圖副知

已也建儲未郎得請固乞還里中外高其節

而惜其歸不敏則惟大臣得君行志在朝朝

重決幾介石在野而朝益重夫人主靈爽謂

莫已違要以人臣難於去位寵之使留援之
而止遂將藐視而日輕焉國無重臣因無親
臣而主心日持以爲是批鱗納牖總不置諸
懷倘決去就以徇吁咈一身似葉萬寵難縻
人主將悟爵祿之不足寵士而懍然覺所假
社稷豈細哉相公伏蒲陳讜拂衣乞閒臣節
如山動主念而回天聽此一舉也千仞未足
喻已敬佩揆衷拜爲臣鵠快惟祿天和以慰

蒼生瞞望不宣

趙瀫陽相公

不肖禀教師友幾三十年悔別舊山出成小草乃今則榛荆耳然竊有省也事惟心造心以事練練練過一番得一番長進不肖曾歷刑名錢穀禮樂人才之事而軍旅未之學也前後出塞走萬餘里戰虜跳梁驚烽夜起始而怔營繼而稍習久乃帖然當其時金甲關心

風霜刻骨生死度外而況是非之塗乎此一練也諸念漸澄已而兵荒拮据聲色無動則塞馬之少得力耳一人之身乍而賢乍而不肖乍而交薦乍而交譏惟是省循烏有付之一喙神情不滑亦復輕安則名關校勘之一鍛也涉世諸艱身名浮幻業已試嘗而藉友生之夙誨免弱喪之狂馳從此葆真泉石收攝神魂或更萬一精進是天之不棄不肖而

終幸歸宿以不負知已也敢佈腹心以請矩誨惟命之

張洪陽相公

世事翻雲不足復道惟念古之奇士若晚從赤松夕抱仙骨者其人多冀以功名富貴之成而倦得之顧天不兼界也天之所界必其刊落浮雲處于不見是無悶之際世間無一星其靈府而專精于其初之所欲至乃始就

其富貴功名不可兼得之業以今觀之天意固有在矣閒雲之靦暢其玄襟白沙之記符玆緯運御風飡霞不徒見之託寄而超而有之則今所爲世外相期者也不敏驚品蒲姿居伏佃都頗脩靜業忽入自門慙成小草惟是初想在襟雪夜之舟政不復繫漱石枕流倘八百人中得有姓名乃稱達生超世事耳有懷如積附風候興處惟委炤

沈蛟門相公

不肖用世無當達生有志走疏乞免出自肺肝伏承報劄諭以事體開示諄諄蓬心曠發謹赴白下履任矣清署斤斤葆光飭履守宦無間乎南北東西盟心不計乎升沉利鈍勉副知懷所爲報逍世事日覺紛拏想見焦勞之衷今中外以回天之力重注而欲得之相公相公格天之忱婉委而後得之 主上內

廷悅繹非外臣所窺惟是相公坦然有容之度爾然不淄之操休休朗朗可信于中外卿大夫士便可潛孚漸滌旋斡昇平不肯竊有私跂而竊復過計相公今日以全副精神委之于國必先固愉寃而出之更有餘蓄備念深意結微少軒然廓然之趣即食息燕居亦可沮消真氣以馭勞繁恐費支處願相公加之意焉

又

頃拜報箋大慰翹跂伏睹三劄備悉時艱懇惻深衷顯明讜論讀之心精奮躍天聽即高寧無動念復惟相公茂績之展簡在上心綸綍褒嘉言言實際竊念一德若茲千古希遘故知以純誠之元老輔翊英挺之聖明即一時回天未盡應手久之納牖必當遂心耳顧元氣培在罷征而太和召以釋繫倘得在肴

錦衣諸人尤應天從人之大者也不肯景附在三十年前睽違在數千里外摳叶未能耿耿何喻抵鎮理邊享盖兩閱月矣大都人心以扒沙而攜夷情以搗搶而貳諸務以久缺而脞不肯才謝前賢欲了前賢所未結之局夫安能爲役所幸舊日不棄于軍民漸加調劑羣志頗孚款議自昔款行自今莊上大首向未馴至盖待馬壯聚族臨邊要挾難從耳

今惟飭脩武備開布誠心因機制宜要使體統不渝羈縻得帖此番一定後可無諱用安邊竟以抒西顧不負知眷而已敬候崇禧不盡遠悰之百一伏惟委鑒詔之德音

陳玉壘相公

恭惟爰立中外快瞻光我同袍則雀躍甚也夫韋門經術萬石家風前代艷之然未有喬梓應一德之求明良慶千載之遭如今日者

丕我靈瑞日月光華追夔龍而昭天壤所爲格心儀辟顯贊密調知出尋常萬萬矣比聞請脩正史此不朽業也羣賢在事三長有屬以愚所知同年濟濟實多史才而本寧李丈殆稱翹楚一麾外服未盡其用衆爲惋焉倘進司筆劄當自斐然此相公所稔何俟置喙而冒昧爲及者竊睹周禎之不易得而樂觀盛美之成也率爾主臣仰惟委鑒

朱金庭相公

報役旋拜台翰獎借過情媿浮于戢兼悉體國深衷不勝悚服方今寓內多事浴日回天密調顯諍苦心政自不少然培養元氣感召太和則錦衣在錮諸臣劇足軫念不肯擁衾塞上風霜起粟猶自不禁詔獄覆盆墮穽寒氷刻肌中夜念及徘徊斷腸不能就寐不知可因緣斡釋以慰中外喁喁之望否惟相公

精意靡所不周入告靡所不盡何庸外吏冐
喋念惟二十年來密勿寄之同榜二三元老
寔以第一理相期亦耿耿愚衷不能已爾若
不肖者守在疆埸收拾人心羈縻驕虜飭脩
戰備要以固衆衞而待腹心之自定敢不重
圖惟是智嗇才踈力小任重日虞覆餗思在
長林則惟相公之明詔之也敬候禧履附布
腹心伏惟涵督

內閣三相公

不敏從海東三郡歷衛所而周視則嘆祖宗之防海一何精密也衛所星列碁布兵多者六七千少亦千餘人率其法不廢即鯨鯢鼓浪立殲耳乃凌夷于京邊兩操而尺籍盡空急則遠借之客兵又欲用之市人夫客安可久市人安可戰兩者皆無當也迄今重圖而務實效修城積粟練兵除器其大端矣練標

兵爲諸道倡練北軍爲海上備日省月試久久服習客兵可撤也而城多土築日久傾圮揭竿之夫斬關可入大爲足慮宜先自海濱修葺急者急完漸入腹裏緩者歲修一面海上郡邑多積粟其中以備叵測遇有警息清野而城守勁兵綴之步接戰而馬衝擊飽待饑而逸待勞可坐而制勝矣顧山東地瘠民貧不堪征繕須爲調劑長久之策民不病而

兵有用內以彈壓中原外消海祲急不張皇緩不弛備斯為得耳不敏受事以來督練標兵三千似可當鋒諸道兵時製與標兵較藝海上軍亦生色約練馬步堪戰者一萬五千即技擊緩急足使也登萊北海備似密而南為膠照近淮陽為備蹤中宜條畫為犄角勢而臨清有將無兵示天下弱外城土而非石奸宄垂涎倘破格鳩工宿重兵三千以一名

將將之即豪俠不敢萌異心一旦中原有警亦可救援耳振揚神氣倘假三年必有可觀惟是民艱力困得人爲急清賦節用日在料理似不敢謂無寸裨也顧念行年五十頭顱可知夙志無成而覊老身病日思豐艸當付之賢豪而已

又

伏覩出閣有期國本已定仰惟閣下回天揭

日之勛照炳寰宇不敢為宗社慶不自知雀躍之至也人心世路標趨已定漸厭詡張久之當曀消冰釋矣山左土瘠民貧兵荒輳集調劑之難似未有甚於此時者不敢受事以來日與諸司商求稍有端緒培元氣則必多方拯濟亟安人心故自發各屬倉粟而外不得不請一二以濟其不周備海防則必多方脩守亟圖保障故自簡練各營兵而外不得

不請班軍以固其根本二疏冒昧塵瀆倘得俞賜賑恤以活齊魯千萬人之命仰戴洪仁無量矣至於班軍一節東土脩備尤爲切要不敏遲待罪兩塞稍稍閑戰守事未有不固守而可戰禦者倭至黠也狡焉分勢綴我應擊之兵則無王守之城立破耳城破而戰者亦股栗靡矣故必堅守不可攻而後敵乃可勝也沿海即沿邊耳今一議留動以舊例爲

解竊謂正統已巳之京操嘉靖庚戌之邊操非祖宗之舊也而今日之兩班又似非巳巳庚戌之舊矣與其勞戍千里無益實用孰若安土簡練有益修防竊以爲復之便並乞俞納爲東土綢繆計俾得少效尺寸於海陬皆明賜也率勒主臣仰惟鑒在

陸五臺太宰

往從送役得報札垂愛無巳感切銘鏤竊惟

大臣許國進則占之精神退則仰其風節要以泯聲色而樹羽儀斯爲臣鵠以不佞所睹記疇有如門下今日之朗潔者乎當門下之柄事也拔艮登俊必行巳志忤當宁而不回意所不可一揖而去無幾微顏色士橐㦬然仰泰山喬嶽之爲高而莫能測滄海溟渤之爲濶此人臣之崇致而輓近所希覯者也即今開緑野之堂脩履道之里天空鳥飛心怡

神王遊戲三昧收攝宗傳弘登彼岸天之所縱世人安能彷其萬一亦可謂滿志矣不佞鹿鹿無狀移秩中州曾未煖席輒復出塞西陲多故之秋豈不肖所能承荷日惴惴顛仆是虞以人臣義不辭難未敢他引驅車遠赴苟可竭其心力敢自愛于髮膚如其就列未能當遂麋鹿長林之請歸謁函丈聽受箴規斤斤山中力圖精進無負門下特達之知是

所爲報而已敬勒尺牘候興居𢦏𢦏末附耿耿何言惟爲道加飯

陳心穀太宰

自門下之請告也不敏竊爲世道憂忘其愚僭奏記政府謂必不可聽大賢之高復上狀門下謂當善處君臣之際盖中有所繫不自知其妄若此已而屢賭邸報旨每温而事多左難回以道事君之志遂不復敢具尺一瀆

門下門下行矣凰翔千仞羽爲世儀夫詎不重高山之仰顧如世道何即門下亦恐未能慭然于横目之萌也適東巡海上得聞已晚星馳一介佈候仰體清肅不敢它具以肴漿犒從者而以篋中縑引縷縷之私惟鑒内不備

李漸菴先生

往不敏典銓時門下保釐東土稔睹茂績竊

謂欲平康寓宇須專任撫臣門下頗然其說
迄今不敏受事東土之尺寸樹則昇非其材
于吏治靡補也中外勗勸惟人材是亟顧非
夾袋畜之有素一旦安得器使人臣以人事
王誰哉爲是汲汲者門下一生精神在人材
衡鑑已精而虛衷靡所偏倚以故題才得士
知人安民卓軼一時竊天下亦由是爾不敏
蔀習之人倫鑒惟不敢作好惡以傷公道今

吏之家視國子視民者寔難其人卽有之必
軒軒自立者多誦惠于閭井而督過于上官
下與上爲外與內爲欲蘭芷之不化蕭艾不
可得也如何而可惟門下終教之

李太宰

政本澄清百辟仰統均之治朝端倚毗一人
嘉弼亮之勛秩綰青宮麻宣紫閣司天樞斗
斡元氣于四時作帝股肱晉穹階于三事光

生爾位慶溢具瞻恭惟門下淸和而任直大
以方嶽誕甫申以鍾靈于嵩室猷宣召畢長
沔潤于河流鳳釆蔚其鳴陽龍光萘焉射斗
江淮障汎宣房息瓠子之歌藻鑑懸空啓事
重山公之譽文理密察九流騰以無私知能
勇功寸衷濟乎何有嘉猷時惟入告安民允
巳知人膚功茂奏于华衡異數特登于師保
日月如璧映玉佩之魚垂天地爲爐鑄金章

而黿顱寵隆耆碩揆敘元台光燦前星方舉
累朝之豫典班先左相聿成一德之泰交璧
謀戇野獲質本山臞溝斷被以青黃屢勤推
轂風搏假之羽翮却遠掃門長安聞問動經
年高誼鏤銘如一日昔附驥蠅媿託二十五
年之下乘今賸華亥幸睹二十四考之中書
竊效燕雀之欣未脩芷芹之薦謹裁赤牘率
勒白衷伏惟崇涵不盡詹注

曾見臺太宰

往門下得請南還不敏守在絕徼不及肅一介佈曠濶之衷延結甚也比不自意叨冒東土謂可因次公問訊興居而甫至即值兵荒日夕焦蒿而不得間一切闊問濶焉東山在挹詹注彌深念惟知我罪我世恒有之相期以學而信以心如門下者罕矣不敏惟日兢兢不懼負世人懼負門下也自門下處綠野

羽儀千仞世羨其高不斂則含是上下宇宙百千年未亡者何物自非洞極六虛絕四貫一不足了此即諸大儒宋自濂溪明道象山竟夫而外明自新建新會而外恐隔一塵本體工夫不容岐視直是有物有則卻又無臭無聲見解俱融矩矱自在方爲實際耳不斂出成小草累心處便欲銷盡日圖稅駕擔簦匡山吉水間就有道證其近窺於顧畢矣時

事杞憂東土營狀次公已稔之毋容縣及也
惟門下委鑒風便詔之

又

奉違良久即尺牘無能以時起居刻于謦咳之承念之黯然忽拜翰札矚焉面命殊慰稠饑經世以才才須學也盖大君子之在昭世不肖未嘗不得見焉惟門下貞醇粹美領袖人倫會推端揆必首門下而遁遂東山之高

涉世日難吾道非耶全身爲祉如世道何李
漸菴先生孳孳一世人材將盡登之周禎以
人事國而不可得竟卷而懷之以逝洵足慨
矣然鴻羽不遐興起有在今時事紛挐而淸
議猶存則二三元老默維之力也門下靜觀
于遊優入道域主盟斯文功不在勛勤下此
一大事非徹底淵澄見大詣極不足盡巳成
物門下能無以誨蒙瞶乎不肖山中日長頗

有微省不意起家奉常控辭不得而之白下友朋相琢頗勝索居若用世亡當則自知其不可矣一意蓧蕘精進冀終不負門下或有在也敝邑朱父母豈弟宜民民大德之出自惠鄉氣味自別耳卒候道履并惠德音

又

役旋領報劄真神瀣精厚誼入心浣懈無量賢喆高標毋忽祿對世味嚼蠟夫復何求顧

天下有道可不與易將事諸不可著眼惟知
眷晉著舊尚有典刑德望如門下世道倚若
大呂豈以晉銓養重委蛇天欲平治舍我其
誰要須抖擻精神利用大作一以酬主知一
以攄所學請而不得則安之順貞葆素即食
息百加珍調遠人引注不尠也不肖鹿鹿幸
稟長者之教南北東西惟上所使忠信篤敬
素位而行涖鎮劑調頻不棄于將吏士萌黔

虜十年不就皐牢漢過亦或先之今開誠予款以釋其疑心繕兵脩戰示不必款以杜其妄乞即犬羊亦有人心近巳頫首聽命經制無溢國體自尊疆圉迄可小康于此稍信鑾貊可行少驗得力耳惟是越鳥北栖風霜飽歷季見忽殤故園在念亦以初至未便得遂其私何日握請囬丈言之於邑聖門至命朝聞夕可此中不得了了到底都是爲人履危

肩重政好練磨程伯子有言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變化在人其實一無所事日夕兢兢而恩末之有得也惟門下何以振督知不遐遺爾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終